



PATTRA®

· 马长林 著 ·

The Story of Old Shanghai

老上海城记

弄堂里的大历史



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大约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来自外省，上海弄堂作为上海最主要的民居汇集地，接纳了这些来自外乡的民众。在这些人中，有创业者，有淘金者，有冒险者，也有革命者，形形色色带着不同目的在上海弄堂里生活的人，演绎了一幕幕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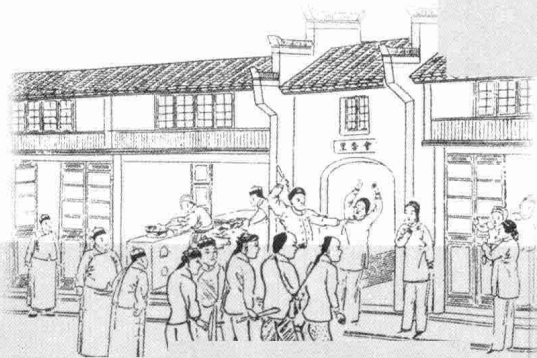
· 马长林 主编 ·

The Story of Old Shanghai

老上海城记

弄堂里的大历史

· 马长林 著 ·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弄堂里的大历史/马长林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7

(老上海城记)

ISBN 978-7-5452-0703-3

I. ①弄… II. ①马…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431 号

丛书策划: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

丛书主编:马长林

责任编辑:吴迪

封面设计:夏侯政

老上海城记·弄堂里的大历史

著者	马长林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
字数	263 千字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2-0703-3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56517029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总 序

贝 叶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它的变迁汇聚并珍藏着它所在经济区域文明演进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一个城市出现时，它就走上一个独特的城市网络舞台，开始它的表演和持续地寻觅自我。

环球贸易走廊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启动，近代城市的出现，这三者的接踵而至、携手呼应，扮演了推进近代工业文明传播的先驱。环球贸易走廊曾沿途植入一组组系列城市，极大拓展着城市网络舞台，也是工业革命的火种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传递的前站。工业革命激发人类创造力，使物质财富以空前的速度、体量猛增，骤然神奇地改变着世界的模样；也催生工业文明之花在洲际贸易的沿海港口率先绽放。近代城市的崛起往往既是机制商品的加工地，也是远销境外市场的外贸港。于是，环球贸易、工业革命、近代城市三者互动共进，引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新纪元。

打开上海城市的记忆箱，让人看到的是岁月长河太多的错综遗痕。

上海作为一个地名，始于宋代的上海浦^①，上海镇的记忆始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朝廷设置上海县约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上海镇为县治所在地。对于已有700余年城龄的上海，有关它早期身份变更的确切信息至今难以查证。

有关上海早期表演的记录多少也令人遗憾。上海地处江海

① 上海浦当时是吴淞江出海口附近的一条小河道，与下海浦（虹口附近）相对应。

交汇的长江口、东海之滨，曾是一个长期被冷落的舞台。南宋设置的一个酒务税收点，或许就在上海浦的沿岸。在上海县龄的最初二百余年，它被赋予专卖交易场、朝廷通洋正口的身份，这个滨海县署不仅没有城墙防卫，一度在旧榷场、旧市舶提举司署落脚。直到晚明海盗连番袭扰江南沿海地区，上海县署才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仓促修筑城墙御敌。明清之际的上海是沿海南北埠际贸易的中转港、朝廷备用的漕粮海运港之一，也是一个备受限制的海外贸易口岸。当工业文明的火炬在大西洋两侧照亮夜空的最初200年间，上海只是个寂寞的沉睡者。

19世纪中叶，上海的近代城市化进程却步入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期。近代中国的开场曾蒙受战败的屈辱，却也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上海是中英《江宁条约》首批对外自由通商的五口之一，在国门被炮火轰开的同时，近代工业文明的火种首先在上海租界被点燃，引发上海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上海城市的崛起恰逢工业革命在东亚兴起的黄金时代。境外的欧美文明、东亚文明与本土的江南文明、闽粤文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在上海聚合、碰撞、交融，形成一个日益国际化的舞台；近代上海居民的重塑能超越种族、地域、性别、阶层、宗教等差别，共处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互动竞争，铸造文明奇观。不足百年，上海得以跻身世界近代城市之列，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桥梁之一，这是上海的幸福。

城记是汇集、梳理、展示那些标识城市生命历程的文化符号。推出《老上海城记》丛书，是梳理、展示近代上海城市记忆若干元素的一种尝试。

《老上海城记》聚焦近代上海精彩超群的瞬间，透过纷繁庞杂的错综叠影，以独特的视角梳理、检视、再现近代上海城市生命旅程的亮点。

江河海洋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通道，也是孕育江南文化的摇篮。远古的吴越文化正是沿吴淞江东传上海滩，近代工业文明的浪潮也同样循吴淞江西进苏（州）、（无）锡、杭（州），开启

长江三角洲近代城市群的联动蜕变。在水乡市镇上海，河、桥、路既是租界、华界的分界线，两种文明对视的分野，也是中外移民客跨越语言、信仰、观念、习俗等生疏、隔阂的鸿沟，彼此接触交流、共享文明成果的文化空间，它的场景新旧参半，远古传说的新篇延续至今。

洋人是近代上海的远客近邻，他们将世界的舞台带入上海。上海的表演融入他们的身影，合着时代的节拍，绽放异彩，成为世界舞台的一个亮点。

里弄既是租界的中国城，也是近代都市文明的摇篮。里弄不仅是引领各地乡民在上海开始城市生活的家园，也是为他们营造人生阶梯的启蒙课堂。近代上海人成长的每个坐标都不难在里弄留下遗迹。里弄接纳过新式学校、培训班、报社、印书馆、商铺、工场、戏院等新房客的脚步，近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设施也在里弄朝夕为伴、形影相随。走出里弄的新上海人也能自信地融入近代都市的舞台，参与竞争，发展自我。

昨天风雅宾客出入的深院名楼，曾见证上海一幕幕风云际会、惊心难忘的旧闻：造访、密谈、雄辩、交锋、欢聚、厮杀，留下耐人寻味的世纪谜团。如今它们依然容貌端庄，雄姿稳健，留有往昔的矜持与神秘，迎送嘉宾密使的寻访驻留。

《老上海城记》的作者们是一些长期生活在上海，深情关注、不倦探究、修复上海城市记忆的可敬学者。他们身居繁华闹市，筛选、梳理浩瀚的档案卷宗，朝夕穿行于上海的今天与昨天之间。长期的文献研究经历，使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脉络具有独特的敏锐和领悟。当他们精心拣选出尘封的记忆之珠，将自己的探寻、发现编织成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上海城市故事时，万千读者将有幸分享与上海城市交谈的快乐。

近代上海出自大自然的赋予，也是世界文明演进的馈赠。上海自从在近代有幸成为世界近代城市系列的一个新成员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再使它的命运逆转。如今上海的表演还在延续，上海的舞台依然星光璀璨，让我们共同期待。

前言

上海的弄堂，从她最初出现之时算起，至今已有 156 年的历史。在这 156 年里，小弄堂里演绎出数不清的大历史，让人惊奇，使人回味无穷。

从早期的老式石库门弄堂、新式石库门弄堂到新式里弄、花园里弄，从典型的中国弄堂，到带有日本风格住房的弄堂、布满欧美住宅的外国弄堂，上海的弄堂可谓千姿百态。笔者从小就出生在市中心一条极普通的弄堂里，在那里生活了整整 40 年，积淀了深厚的“弄堂情结”。弄堂里的房子，高大漆黑的石库门，简洁的花岗石门框和进门后的小天井，都具有上海最普遍的石库门弄堂的特征。在笔者的记忆中，弄堂里的每个门户里至少居住着三户人家，整条弄堂，独家居住的仅有一家，那家的男主人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笔者小学同学的父亲开着一爿小煤炭店，沿街的客堂就是店铺，一家三口就住在亭子间；另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一家大酱园店的职员，一家几口就住在石库门的底楼。相对密集的居住状况，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一条弄堂里的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狭窄的弄堂，也因此成为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在夏天，弄堂里坐满了乘风凉的人，有家庭主妇拉家常的，也有我们一帮少年围着大学生听讲故事的，从弄堂里进出的妙龄男女，往往也成了人们闲聊的对象。一条小小的弄堂，没有惊天的动响，却也会听到令人惊奇的传闻。听大人们说，当年弄堂里第一幢房子一号楼，曾经住过朝鲜革命党人领袖金日成。直到若干年后涉猎研究韩国临时政府历史，才知道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一号楼曾经由韩国临时政府开办过一所韩国侨民学校，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我的小学同学都是居住在附近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因此没有机会见识高级的弄堂。读中学时，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曾经到同学家去玩，感受到了不同弄堂的差别。像陕西路靠近复兴路的陕南邨，绍兴路上的金谷邨，这些弄堂的房子打蜡地板、钢窗，尤其是进门后的小花园，齐全的煤卫设备，让人感到新奇，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弄堂发展的高级阶段——花园里弄。这些点滴的记忆，只不过是笔者对弄堂直观而粗浅的感受，其实弄堂的内涵远比我们的想象要丰富。

20世纪50年代有人作过统计，上海弄堂总数有9 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弄堂，居住了上海约70%的居民。老弄堂是上海城市特有的名片，也是上海城市的历史印记。难怪有远见的香港企业家，看中了与老弄堂息息相关的石库门，在上海太平桥营造了一个“新天地”，其外观构造，同老弄堂的石库门一模一样，只是内部完全变了样。就是这个外表多是典型石库门的“新天地”，成为了来上海旅游老外的必游之地，成为了新上海的一大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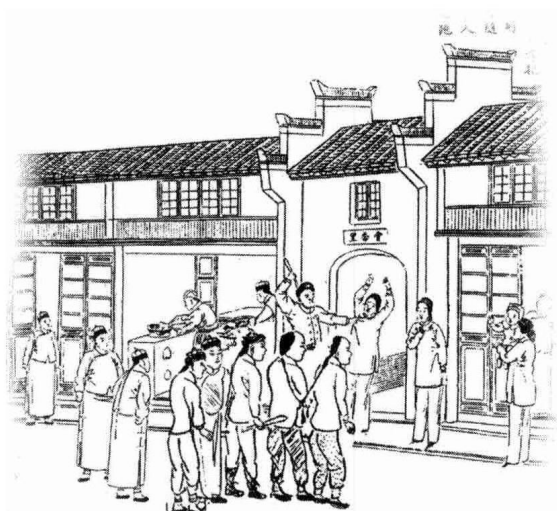
上海弄堂有她极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上海弄堂的千姿百态，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也反映了上海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变化。上海人的许多习俗，甚至性格，都随着在弄堂里的生活而逐渐形成。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大约有超过70%的居民来自外省，上海弄堂作为上海最主要的民居汇集地，接纳了这些来自外乡的民众。在这些人中，有创业者，有淘金者，有冒险者，也有革命者，形形色色带着不同目的在上海弄堂里生活的人，演绎了一幕幕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往事如烟，弄堂里发生的许多故事正在湮灭。随着不少老弄堂被拆除，尚存的不少弄堂外表经过整修，历史遗留的陈旧痕迹被遮盖，其丰富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对上海的老弄堂作一次寻访，拂去历史的尘埃，挖掘出那些与老弄堂有关的动人故事，以使我们上海这座正在日益变化的城市的历史，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一 老弄堂的变奏	1
“里弄”的来历	3
弄堂建筑的演变	5
弄堂房产建造和经营	12
五花八门的建筑投资商	16
弄堂名称的命名	19
散布在弄堂里的行当	22
 二 石库门里的民主火种	29
鉴湖女侠与《中国女报》	31
创办四种革命报纸的于右任	40
渔阳里的曙光	51
声名远播的“弄堂大学”	65
韬奋与《生活》周刊	79
 三 弄堂里的大秘密	95
弄堂里开展的反清活动	97
普庆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07
陋室里的秘密电台	123
特殊的地下档案库	138

四 里弄“金凤凰”	153
鼎兴里起家的三友实业社	155
安仁里的中国化学工业社	165
亭子间诞生的“味精大王”	176
唐家弄闯出的中国灯泡之父	188
五 社会生活万花筒	201
中等市民的安乐窝	203
平民的栖身之地	205
名声在外的二房东	209
石库门里的异国房客	216
弄堂里的罪恶	224
六 深藏的文化名人	239
从小弄堂起家的内山书店	241
居住在日晖里的田汉与南国社	252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尚贤坊之恋	264
文化巨人瞿秋白与鲁迅	280
左翼文化将士夏衍	295
亭子间走出来的文学青年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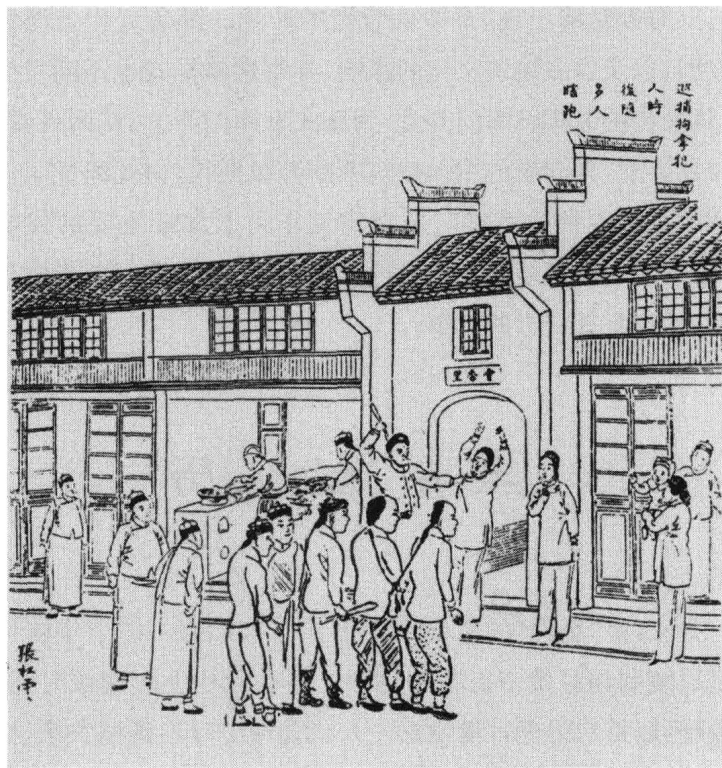
老弄堂的变奏

上海弄堂的出现,是中西合璧的产物。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以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弄堂建筑样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到新式石库门弄堂、花园弄堂,乃至公寓弄堂,弄堂里的主体建筑不断升级换代,由此组成了多姿多彩的上海弄堂建筑群。弄堂建筑作为上海最主要的住宅产业,吸引了中外房地产商密集的投资和经营,几乎每条弄堂建造的背后,都有其精彩的故事。

“里弄”的来历

弄堂,是“里弄”的俗称,而“里弄”这一名称,源于中国传统的基层建制和对城市街巷的称呼。早在元代上海建城时,就继承唐制,以百户为里,“里设正一人,掌按此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驱催赋役”。明朝初年,里的建制改为每里 110 户,推丁粮多者为长。弄,则是吴地方言中对小巷和民居小聚落的称唤。后来“里”也成为城市居民聚居点的称唤,于是里、弄并义,都泛指城市居民的聚居点。1843 年上海开埠前,县城内就有“同仁里”、“集贤里”等多处以里命名的居民聚居处。这些地方,往往是世家大族的聚居之地。像上海县城南门的同仁里,居住着周武王之母弟振铎的后裔曹氏望族;安仁里原先是潘恩家族宅第故址;东西姚家弄,因前中书舍人姚秩家族居住而命名;张家弄则因嘉靖二十年进士张颢翼家族聚居而得名。晚清上海周边一些城镇的街巷,也有以“里”相称,如上海西部法华镇上的街巷,有称同仁里、诚和里的。

1845 年租界在上海辟设后,外商在租界区域内租地造房,逐渐形成了一些建筑群,这些建筑群附近的通道,一般都被称为“弄”。据早期租界档案记载,1865 年时工部局工务委员会雇佣



晚清文人葛元煦所著《沪游杂记》中插图显示的早期弄堂会香里

苦力,定期清扫租界内的一些弄堂,如达拉斯房产所在的庙弄隔日清扫一次,香粉弄每周打扫两次;汉璧礼房产的无锡短弄每周打扫两次,盆汤弄隔日打扫等等。说明上海老城內流行的以里弄称呼街巷的习惯,在上海租界辟设后街区形成时也被沿用。

尽管里弄的名称被沿用,但这时候租界内出现的里弄,只是后来上海成片里弄的雏形,在结构上同老城內的里弄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早期租界内一些小的道路也被称为弄,像南京东路,最初还没有正规地筑成道路时就被称为“花园弄”,上面提到的庙弄、香粉弄、无锡短弄等,也只是几幢房产之间的通道而已。真正的上海弄堂产生,是在一种新的联排式民居——石库门建筑出现以后。

当初租界辟设时,按照英国驻沪领事和上海道台商定的《土

地章程》的规定，租界内实行“华洋分居”，即租界区域内只允许外国商人租地造房经商，不准华人入居，因此租界辟设后随着外国商人等进入，新造的房子都是西洋建筑，一幢幢建筑之间，不是用带有围墙的庭院相隔，就是以狭窄的土路为界。1853 年小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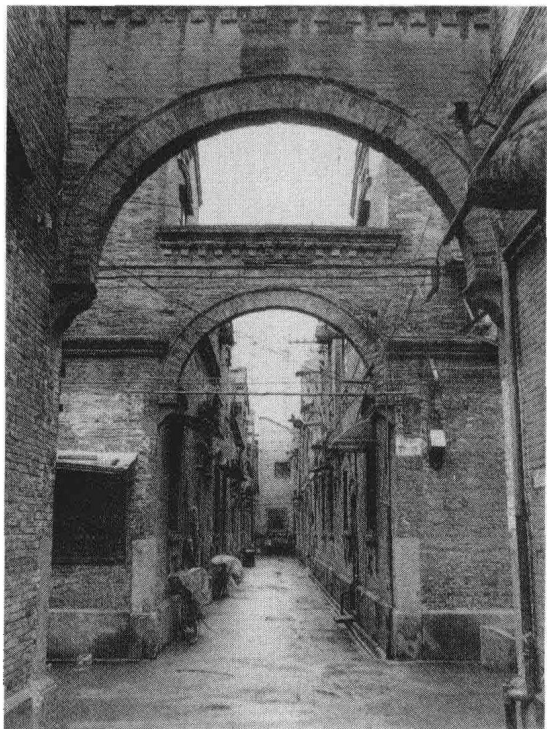


清末老舍路上的亿鑫里

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大批城内外的难民涌入租界，原先的“华洋分居”格局被打破，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面对大批华人进入租界后产生的居住需求，一些精明的英国商人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建造了大批简易的木板房向华人出租。这些木板房成本低廉，施工简单，建造速度快，一般都采用联排式布局，并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以某某里为其名称。1870 年后，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住宅，在造型和空间构成上仍然保持了江南传统住宅的形式和特征，但已融合了西方建筑元素，主要是置入了西洋建筑联排式住宅的构架。此类石库门建筑以一条条里弄为组合，满足了租界内因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住宅需求，同时也促成了上海里弄的不断发展。

弄堂建筑的演变

1853 年小刀会起义以及后来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和江南地区，引起大批华人进入上海租界，产生住房需求，租界内因此掀起一股造房热潮。英国商人采取了伦敦住宅毗连排列的形式，在



典型的石库门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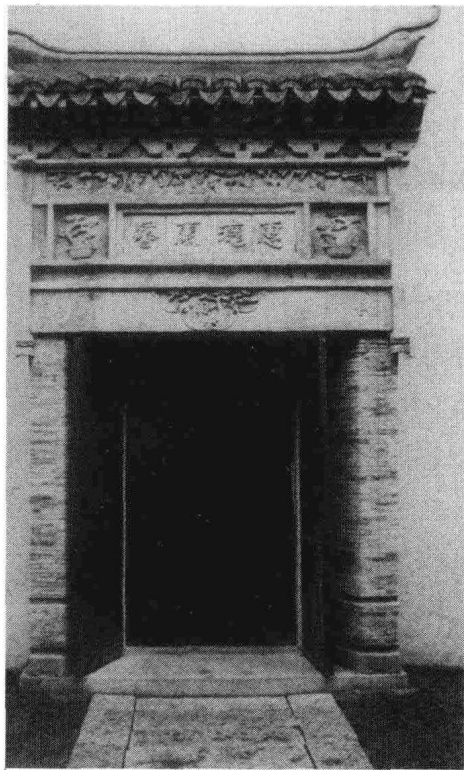
今天的广东路、福建路、河南路一带建造了大批成本低廉的木板房出租牟利。高峰时公共租界内有以“里”命名的木板房住宅多达 8 740 幢。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华人又返回原籍,租界内人口锐减,众多房屋空置。同时因木板房易燃不安全,于是被大批拆除,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屋开始在租界内出现。这些新出现的房屋,基本格局采用了我国传统住宅建筑四合院的形式,但又作了较大的改进,就是减少了占地空间,采取了欧洲联排式的格局,这就是后

来所说的“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俗称“石库门弄堂”。

石库门弄堂与传统的中国民居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一幢幢住宅按照统一的样式毗连在一起,居民集合居住,通过同一条弄堂进出家门,弄堂则与街道马路相衔接,在弄堂同马路连接处多设有栅门,晨启暮闭,便于警卫。最初在这些石库门弄堂里,紧密排在一起的单幢住宅,多是“三上三下”,也有“五上五下”。“三上三下”,就是说二层楼的房屋,每一层有一个正间带两个厢房。一般是楼下底层正中是一间客堂,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厢房,客堂后面是扶梯,再后面是储藏间或灶间。二楼,客堂正上面是客堂楼,两旁为东西厢房。这种“三上三下”的房屋结构,用地节约,造价不高,功能适度,很适合当时地主富商大家庭居住。一个家庭加上仆人等十几口人,住这样的房屋正合适。这些房屋每幢进门处都有一个颇为讲究的门楼,这是沿用了中国传统住宅大

石库门脱胎于中国传统民宅的大门

户人家比较重视门楼的习惯。门楼材料用上的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砌造,用石条框围起来的是两扇乌漆厚木大门。因为这个大门厚重而又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有人将上海租界内出现的第一批砖木结构住宅称其为“石库门”。当初这么叫的人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名称,竟然流传了一百多年,而且成为反映上海开埠后民居建设一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独特符号。



这个时候因地价已出现上涨,为多造房屋,并不太讲究房屋的朝向,房屋所在的弄堂宽度也很窄,一般只有3米左右,还没有总弄支弄之分。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人口进一步增长,又刺激了住宅建造。此时又由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独立的小家庭增多,上海的房屋建造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同时也为了满足不同阶层居住的需要,原来的单幢三间两厢结构改为了两间一厢和单开间的结构,在建筑外观和平面上保留了原来的形式,但在布局和装饰上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中西合璧的格局。除了房屋外部装饰发生不少变化外,最明显的是石库门门楼上出现了具有欧洲风格的门楣和山花雕饰,早先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也被具有现代欧洲风格的山墙所替代。原先屋面传统的小青瓦改用机制瓦,外墙则用石灰勾缝的清水青砖、红砖取代石灰白粉墙。有些房屋楼层增加到三层,有的增加了